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_臣朱文翰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_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_臣羅澤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三十六

明 梅鼎祚 輯

後周 二

釋曇積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私
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臨皁白悲及僧尼控引玄網

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
於素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課業竊惟
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哉或有
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
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忘食但受性愚鈍於誦讀
無緣習學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聰者
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是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
實而不聰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為有業

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
慧不可思議諸所為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
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
本知機巧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同令聖
說經互差不一内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
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
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
及顏回廢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並令還俗不及顏回

者猶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恚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啖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聽力

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末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

鳴鐘為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寬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衆麤衆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不還

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
闕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忤
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廣弘明集

釋亡名 見前

寶人銘

名以稱謂廣流藏景難伏誓心
栖立閒放無事乃著寶人銘

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嘆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
一旦早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

生虛偽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讀誦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袖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厭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為智者所以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為道日損何

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
乃作絕學箴又名息心讚擬夫周廟其銘曰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九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心
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
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知散知多心亂心亂生
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
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
雖小不輕闕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於色莫聽於聲
聞聲者聾

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蚰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
賢才藝是為愚蔽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
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徑終迷修途永沉莫貴才
能是曰惛憒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
徒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
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悅
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跡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
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長死長絕不死不生

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重何劣何輕何
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嶺固彼

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續高僧傳法苑珠林叅校
草傳作早所以作至於窺作

視莫貴珠林作英賢長死作生死
岱嶺作岱岳蚰疑作蝨方叶韵

衛元嵩

本河東人家成都出家野安
寺為亡名弟子見續高僧傳

上武帝論釋書

元嵩梁末為僧佯狂浪宕周平蜀
入關天河二年上書帝後竟廢佛

自此
還俗

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

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
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今大
周啓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
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
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
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連雲
唐虞憂庶人而累土階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
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而大周啓運繼

歷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
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
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
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
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以
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
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
勇畧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是則

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

陸任其長生

廣弘明集

任道林

佛道論衡云
前僧任道琳

叙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
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
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
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以聞辯故來得辯

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

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廣
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
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實天心
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竒廣宣正法救茲
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
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
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

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
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
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
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
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
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
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
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
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暫學決
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
深寧小機欲辨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方
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外內
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為樹德恩隆天地受道廣
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

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
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
兵戈無用今雖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
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
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武補天夷難
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
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
爪牙任從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

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牀
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
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
愚臣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
智權力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
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翦不可護
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

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

無效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
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伐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
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
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
更興奏曰治國立政唯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
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
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
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

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
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亦漢滅項此等諸君
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
稱佛性或譏辨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
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
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
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

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剝翦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
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為上座
不用賓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
勞布薩貞謹即戒木又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
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妙同無我何藉解
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
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為授記無謝證果爵
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

為子可為大慈四海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匡
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
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於淨土濟濟豈謝於迦維卿懷異
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
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
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
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
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卞道卞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

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為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

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内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内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通法

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成毀功歸
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
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
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
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
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竒而無用非無端而
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

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者懷之以疎隔
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
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
非尋討愆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偽移真衆聲惑志故令
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
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懷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
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
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

之藥肉是充飢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
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
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
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
不食是理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
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
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

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

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
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
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
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
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
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銍
牙為能猿鳥以超翔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

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縉素高尚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

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无明理有小而必適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鷺雀離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為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

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大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漠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
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
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

詔曰至人無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
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雁有不鳴
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
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為
日既久其間肯趣寧不畧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伸陳

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伸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束裝入闕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

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立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

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
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於時佛
道二衆各誣一大德令昇法座歎揚妙典遂使人懷無
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
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
深神竒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
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
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

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
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
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
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虔宅修述其事
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
讀掌禮上士拓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廣弘明集

王明廣

敘請興佛法事書

并對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
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廣言為益州野
安寺偽道人衛元嵩既鋒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圖
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主難明大國信之諫言不
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
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論訪求百
氏覆審六經驗考嵩言全不符會嗚乎佛法由來久矣
所悲今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之賊也直

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
嵩六條如左伏願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天威
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雖則庸愚聞諸先
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
必為篤論去迷破執開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
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
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為尚隔瑞光蒲坂悲夫虛生易

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違諂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
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業於僧坊皇宗絕嗣人
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
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為起非
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為逸故傳毅云世人稱美神農
親耕堯舜茅茨蓋衰周之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
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
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為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

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責斯
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
義貴適時悲夫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
法言非不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人
事六天勸請萬國皈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止千僧
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涅槃經
云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

詩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罔寺稱平延嵩
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與奪乖儀
執行何異持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誇蟻穴勸以夫
妻為聖衆苟恣婚媾言國主是如來冀崇諂說清諫之
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
嚮求於近利為吳主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詞
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為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
辱謗旨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伸扇動帝心名尊為佛

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
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
重異獨何此國而賤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
擬古恐招嗤論

臣廣又對佛為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自
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軀分八國涅槃經云造
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
資父事師自闢古典束脩發起孔教誠倫叵有衛嵩橫

加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之治天有逸
水之菑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如謂塔無交福
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若以禮推冥運寤
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
地魯子迴天不奈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
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祐至如遍吉像前病癰歸
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苦襁舊事多非一
更酬餘難不復廣論若夫道不獨偏德無不在千途一

致何止內心至若輸迦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崔離
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
無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貧抑作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
施忘倦若必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
儉困城市更甚昔年亦由佛致之耶鬼非如敬謂之為
諂拜求社樹何惑良多若言社樹為鬼所依資奉而非
咎亦可殿塔為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
不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

尤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撤作橋屏之
牆繡像幡經用衣膿血之服天下日日飢窮百姓年年
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叵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詩云浩
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臣
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榮勲朱門紫
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崇虛損實有勞
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百億前瞻
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

兵靡勞尺刃五光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恕蒙安樂
為將為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
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
卿慕蘭孔父夢周故人重古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
化理同就使彌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辜
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卜商鄙吝詎可孔徒頓
貶牧馬童兒先去亂羣之馬放牛豎子猶寵護羣之牛

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和寶醜詞出自偽口不遜費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義而

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
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
望事在於此廣既志誠在念忠信為心理自可言早望
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
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流賢愚亂
處若龍蛇俱寵則無別是非若蘭艾並挫誰明得失若
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惑羣品

三則天無譴善之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期當萬幾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烈文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氏之兵聖衆歸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內明開發大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守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換服苟異常人姪縱無端還同愚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

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克已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餽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爵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勸者禮極飲不過三爵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庶民不麇卵廣既少滌玄門不開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麇卵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耘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初樹豈當盡杙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塗何必躬耕租丁為上禮

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沙門之為孝也上順
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是故詩
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
廢虧竊為不願若乃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奉上忝
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背矛盾妨上言
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姪妻愛子畜生亦
解詠懷克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

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
孔子便為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脩合禮
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
聲無以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元嵩若志
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
點之殘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迹是驗敗國之師不任
忠臣之用邈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
言善始厭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嬖女亂臣計將何別

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
者廣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
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
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子詞逝廟千載之規
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
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形無
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
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

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
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効猶或
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
方四生慈父威德為百億所尊風化為萬靈之範故善
人迴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
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
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頽龕墜
構四戶八窻可無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

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
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為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
什為師訓萬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
法輪永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
用昔秦始皇發孔子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菑
起七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
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祐只然一罷人身當
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

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為敬儒士以顯尊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土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恕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何所不容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

賢招英簡俊去繁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
有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
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無
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之帝葉重百王大象
之君光於四海天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悸魂浮以生冒
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

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內史大
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

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
足可惑

譯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意
見廣答曰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內
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廣
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歷數有窮開闢

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時引為口實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為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譯又問卿據何為驗言孔教不真廣答曰莊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躋頓木母木母

為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答曰
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
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
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出血即
便停棄

三月一日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皇帝出
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拓跋行恭
宣勅旨日月雖明猶假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尚臣下

匡救朕以閣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並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譚宣勅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淳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立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並

宜知委

廣弘明集



釋文紀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_臣朱文翰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_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_臣羅澤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三十七

明梅鼎祚輯

後周

三

釋道安

姓姚馮翊武城人周武勅住中興寺崇尚涅槃博通智論內外既明特擅文藻卒于周世

二教論

周天和時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是非起並莫簡帝心又廣召道俗極言陳理

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鸞乃上笑道論以爲靈道即於殿庭焚之道安

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沈罔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帝意

達釋宗初覽安論通問條宰文據卓然廢立遂
寢至建德三年普滅佛道二宗置通道觀安削
跡潛遁帝搜訪執詣王庭賜
牙笏綵帛位以朝列竟不就

歸宗顯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
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
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
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
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疊疊慈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

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
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
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
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
於胎轂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
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為之開闡通方先生曰
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辨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
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為子略陳其要夫萬化

本於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
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
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
教稱為外濟神之典典號為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
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
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
教為內儒教為外備彰聖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
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詁

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
咸為治國之謨竝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
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

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

右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

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竝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

道辨善惡之升沈寔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比王化而
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
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
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
餘了義號之為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
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
升麤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
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

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
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
魚蹄不為兔將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
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竝是方內之至談諒
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
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
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
所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魚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須
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彼螢
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
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
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
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
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資色心以成軀
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

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續高僧道安傳載此一篇循作脩跣作累聲聞之與菩薩作二乘之與大行

儒道升降二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升降二事備彰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竝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儻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竝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為治

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
其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
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
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為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
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
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三十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
篇而十篇缺焉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
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義淺而不篤其

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
大弊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
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遠達不周謂獎於儒道儒
道既獎聖教不興何王慕之尚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
毀俗遂使魏晉為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
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升降
何預鄙懷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論大道則為三才

之元辨上德則為五事之本猶陶埏之成造譬橐籥之
不窮先生何為抑在儒下答曰余聞恬志太和者不務
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義
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
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
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

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
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形質
而未相離故曰渾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
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
而居數相配偶乃為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不測之謂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
興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

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尚賢能於
治何續既挾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蕪棄
五德

君為教主三

世謂孔老為弘教之人
訪之典謨則君為教主

問敬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
之同一儒宗採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襍鄧尹法參
悝商墨出由胡農興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為教
首孔老聖歟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

敎豈不婉哉答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為敎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為敎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曰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中諒為侮聖答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唯依謨典稽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品孔子為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為中上流竝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

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
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
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子乎竊比遜詞斯其類
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

孔子問樂

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子豈弘子之流皆賢於孔子乎聖人之迹於斯可見也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為下下老子
者乃無為之大聖漢書品為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
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為證答曰吾子近取杜預之談遠

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無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為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為聖言不闕典君子所慙

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子云聖也則不闕學是何言歟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

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為狂則非上智狂可為聖復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四

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教形之教教稱為外敬尋雅論實為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為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

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備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閑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五

仙明延期之術不無其終涅槃常住之果居然乖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

何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竝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強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脩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存何勸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葵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強謂之寂

其為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
闍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為殤非想多
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升
降吾子何為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
於狷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六

道以恬虛寡欲優在符於謙德
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徒勤無效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詳芝丹仍略且道
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

得乎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為本柔弱為用渾思天元
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已此
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
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
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
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樂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
之議書為方技不入墳流人為方士何闕雅正吾子何
為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七

佛生西域孔氏高推
商宰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為道西云泥洹
此言無為西稱般若此翻智慧準此斯義則孔老是佛
無為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
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
為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
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辨豈具此三菩提者
案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為道道名雖

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偽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為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為狀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為以息事為義內經無為無三相之為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準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昔商太宰問於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

丘博聞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聞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聞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

釋異道流八

出世三乘域中四大
懸如天地異過塵微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

紫山海經西方有天毒國郭景純注云即

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又名身毒國也

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無

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答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止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記也其國則殷平

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說
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
豈其道閑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盛也漢自
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
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
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竒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
周蝸角之論未足以槩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
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竒感驗則言理

絕天表唯四藏瞻博二諦並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
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証非吾子之清
決乎

服法非老九

絕聖棄智老氏之心
黃巾禁厭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
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
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
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似若自私答曰聖

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羣品器量有淺深感
通有厚薄故今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
極應實塵沙大畧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
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或
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無而
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為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
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犧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
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

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瘡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為是遂解使鬼法後為大蛇所喻弟子妄述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殺張脩而并其衆焉於漢為逆賊戴黃巾服黃布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

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川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衡不

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圖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

此已來遂有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
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實宜改復
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
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
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為寒暑老
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偽皎然急緩
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未聞

或禁經止價

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雖凡意敬迹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

至死不覩寶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得乎

或妄稱真道

蜀記曰張陵入鵲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蟒蛇所喻子衡奔出尋屍無所畏負

清議之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之山撩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也

或含氣釋罪

妄造黃書咒癩無端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七九天

羅地網士女涸漫不異禽獸用消蓄禍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

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或章書代德

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大上
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

死嗚呼

哀哉

或畏鬼帶符

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
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

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
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門

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
冬夏兩至祀祠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

皆言軍將吏兵
都無教誡之義

或苦妄度厄

塗炭齋者事起張魯驢輶泥中黃土塗面
摘頭懸柳埏埴使熟至義熙初王公期省

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
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或夢中作罪

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食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兇佞

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取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兇邪之

甚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爰至苻姚
皆呼衆僧以為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
酒之名曹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繇雖
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闡猷詎希
方駕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据採譎詞以相扶助復引實

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尋道家厭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為二者神仙餌服
三者符籙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麤麤者厭人殺鬼精
者練屍延壽更有青籙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
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貶鄙者答曰子
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
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
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

震為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
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效靈仁並二儀幽明薦祉故真
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
語默彈壓名言超絕有無迴踰彼此芻狗萬幾不可謂
之為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為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
為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為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
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
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

無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錄之談猶傳
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
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
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
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
言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生民敗
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
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

可長年無錄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偽十

兩經實談為真
三洞誕謬為偽

問老經五千最為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尊
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答曰
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
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撮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
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
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為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

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鬼書於是乎
驗晉元康中鮑靚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
改為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尚存猶明三皇以為宗極斯
皆語出凡心實知非教不闕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
徒皆襍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為哀哉吁何乃指蟲迹
欲比蒼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

依張魯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為

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厭皆稱陽平重其本故也
以上清為洞玄靈寶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徵事

皎然可見答曰釋典汪汪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
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解義故為利人廣說為誦
持故為鈍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說為解義故如
般若一座敷玄驚獄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既然餘
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
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表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
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
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即是純鈍何

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指通局十一

典康世治而不出生死為局
近比王化而遠期出世為通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

說塵劫尚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籍施來貴因恭恪賤興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天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罹疾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吉凶任運

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鑪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
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答曰異哉子之
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纏窞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
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
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
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鉤七順時禁四民之暴三驅之
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王制作局云
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

去辨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
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極聖
人下及蝼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義
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徙教義於權實使宗虛者悟空
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遐炤莊王因覩
夜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

春秋左傳曰魯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

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之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
曰遂即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夏
之蓄也案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
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世即成佛年

也周以十一月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
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晉厯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
奉忠用魯厯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周厯算即二月八日
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與春秋符同如來周
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出家
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而滅
度至今一千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
二百五年也萬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揚皇漢之朝訓敷
永平之祀物無燭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
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
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

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謨莫先剃落而削髮毀容事
存高素辭親革愛趣聖之方祛嗜欲於始心忘形骸於
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於六道泰伯文身斷髮匪
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
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
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
相沿吾子何為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以天人乖應
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

以夷夏而為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
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為身用
但禍福相乘不無倚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
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
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
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
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
伯牛含沖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彊斯皆善惡無

徵生茲惘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躋矣經曰業有三報
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
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
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
必感於事緣有彊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強
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趣自非通才達識罕
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
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

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
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注曰楚
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謚之為穆
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
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則羸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
供養須菩提見為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
為富貴之因持戒為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
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

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
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
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
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
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
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
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
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

斷見也

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

常見也

或言吉凶苦樂皆

天所為

他因外道

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

無因外道

果以禍福

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

皆神馳六道之明証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
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以疎
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法有常楷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也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沖深非名教所議玄
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染漬風流者脫形梏於始心研
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踪潔己與嚴
鄭等跡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為奢侈上減父

母之資下捐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塔寺極莊嚴
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
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與農夫等流或估
貨求財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算吉
凶徇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渾僕所以致怪良
在於斯覲欲清心佛法鑽仰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
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臯壤之事毛羽
之族豈識流浪之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

含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
空也則萬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即薩婆若薩婆若即色
然色是無知之頑質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
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
而張義釋師之法性乃即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
何緣假之可除即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
曰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
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

重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
度為先標勝宗極以塔寺為首施而有報匪成虛費惠
而有德豈曰空為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在物懷何
闕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
意今大周馭宇淳風遐被震道網於六合布德網於八
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嘆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
各盡其分嘉穀秀於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以
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

才之為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
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慳賜也貨殖求
也聚斂由也凶頑而舉世推戴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
為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
苦相駁節蓋髮膚徽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
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
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
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

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
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實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
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
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踪而忽堯
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為子撮言其
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沖
蹟寧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旣云
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弘然則同

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孝慈為總子何惑焉儒之為統
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柏梁之構興乃知
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之可窄覩真筌之
遼廓覺世訓之為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
生西域形儀罔覿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踪曠遠理
乖稱謂因果寂遼信絕名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
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砢砢總
括九流信佷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

遺誠 九章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
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
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
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
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
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

在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
君主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
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
潔通於神明淡泊虛白可奇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
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着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為智
以小恭為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
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
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

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

誠

其一

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

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

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

穢積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

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

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

志果青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惟道為珍約

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

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官縣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其三

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

踈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從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着染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爭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

其四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

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
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
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為食融銅灌咽如
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自改新其五卿已出家
號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冰當
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
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
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其六卿已出家捐世

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閒居經道損
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
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誠勵宜崇典謨

其七

卿已出

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
飲食雖疏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
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
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
恩今故誠汝宜各自敦

其八

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

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
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

宜自端情

其九曰

卿已出家永遠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

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

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

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

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法苑珠林導續高僧傳作行道減割之重作減之所重

學雖二句當在久處二句上始叶

釋僧勔

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不測所終

難道論

周武季年將廢釋崇道勔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文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序

凡位皎然其辭曰

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為說
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
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
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直人世差錯假
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

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托鬼谷四皓之名附
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
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
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
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子之徒為上上類例皆是聖
李老之儔為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
此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
下勅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

為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今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恐小人謂此為神妄往禱祝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考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并內經外典並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自顯

續高僧傳

釋靜藹

姓鄭榮陽人初從瓦官寺出家有志烈終于闕中大唐內典錄作彭藹

列偈遺文

藹以周宣政元年捨身太一山之別巖書遺偈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

謂變為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其文曰

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
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
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
之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天人脩羅山

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
大船皆為覆沒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
竟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此報一罷
四大凋零泉林逕絕巖室無聲普施禽獸乃至蜚蟲食
肉飲血善根內充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
拔濟此身不淨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此身可
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汙塗漫此身臭穢猶如死狗
六合成不從化有觀此臭身無常所囚進退無免會

遭蟻螻此身難保有命必輸狐狼所噉終成蟲蛆天人
男女好醜貴賤死火所燒暫見如電死法侵人怨中之
怨吾以為誓誓斷根源此身無樂毒蛇之篋四大圍繞
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數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
身無我以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倒
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太
山當來兼倍未曾為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淵捨此穢形願

生淨土一念花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諸佛賢聖長辭
三途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餐法證大無
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為首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
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有為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
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應當如是思衆緣
既運湊業盡於今時

續高僧傳 法王後並五言 法苑珠林後作四言云願捨此身早

今得通法身自在在諸趣中隨有利處護法救緣後業應盡有為皆然三界無常來不由已他殺及死終歸如是智者不樂應當是思眾緣既湊業盡今時案此或道世裁作四言協韻也 選絕作遙絕四淵作四顛

釋慧善

幼出家住揚都栖
玄寺梁亡入周

散花論序略

善以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譬諸星月助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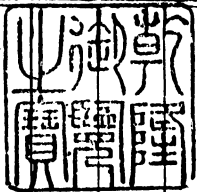
太陽猶如衆花續紛而散故著
斯文名為散花論也其序略云

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悉諸作而今覩縷者正

由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覽者

想鑒茲焉

續高僧傳 大唐內典錄
詳攬君子想鑒鄙心焉



釋文紀卷三十七